

文艺观察

保持小剧种的纯正和地道

赵建新

戏剧振兴进行时

前不久,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在山东博兴县举办,36个剧种轮番上演。这是我从事戏剧研究以来第一次如此密集地听这么多稀有剧种。尤其是五音戏和东路梆子,因其源自我的家乡山东章丘,让我倍感亲切。那泛着土腥气的乡音土调,似乎又让我回到了儿时乡村广场上听戏的场景。

章丘自古就有丰厚的戏曲土壤。明代嘉靖年间,章丘人李开先写出了传奇《宝剑记》,其中的《夜奔》一折成为常演不衰的昆曲折子戏。清光绪年间,章丘齐长城脚下的青野村开始流行“周姑子戏”,后经本村艺人赵国清和靳成章、靳成花兄弟革新,更具吸引力。上世纪20年代,同在济南唱戏的梆子戏艺人邓洪山看完靳氏兄弟的演出后,当即拜师学艺,此后改唱“周姑子戏”。1935年,齐鲁大学教师马彦祥介绍邓洪山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,彼时才将其正式定名为“五音戏”。

这个邓洪山,便是有“五音泰斗”美誉的艺人“鲜樱桃”(艺名)。他在五音戏代表剧目《王小赶脚》中扮演的二姑娘在章丘家喻户晓。此剧中,“鲜樱桃”的“抱包袱”“骑驴”“数钱”等动作是其表演上的三绝,而“飘眉”“送目”“飞老鸱”更是被后来的五音戏艺人追捧模仿,成为该剧中旦角演员表演的典范。梅兰芳先生曾对“鲜樱桃”的表演艺术盛赞不已,笑言如果他在北京,就有“五大名旦”了。在五音戏流行的章丘、淄博,一直流传着“卖了裤和袄,也要看看鲜樱桃”的乡间笑谈,足见“鲜樱桃”和五音戏的魅力。

中国大多数戏曲剧种都是用方言土语表演,具有浓郁的民间口头文学色彩,五音戏也不例外。五音戏大量使用鲁中方言,亲切生动。人们经常用“喂”这个词来形容鲁中方言的“直爽倔强”,源于章丘的五音戏不但在声腔、念白上携带着此地方言的天然基因,唱词中很多土语俗语的运用更使其“韵味浓郁”。《王小赶脚》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唱



▲邓洪山(右二)主演的《亲家婆顶嘴》剧照。  
▼《王小赶脚》剧照。

以上图片均为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提供

词,如“俺在婆婆家得一场病,阴阴阳阳七八天”——“阴阴阳阳”即无精打采状;“天又热,地又暄”——“暄”即“松软”之意;等等。唱词中的这些方言土语既有宋元以来的古语词汇,也融合了古代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元素,让这出五音戏质朴直白,“韵味十足”,还在一定程度上携带着古代语言的文化信息。

方言方音是剧种的重要标识。如果说虚拟、写意和程式等是共有的抽象特征,那么方言方音就成为每个剧种区别于其他兄弟剧种的个性标识。对大多数观众来说,在一定层面上携带着古代语言的文化信息。方言方音是剧种的重要标识。如果说虚拟、写意和程式等是共有的抽象特征,那么方言方音就成为每个剧种区别于其他兄弟剧种的个性标识。对大多数观众来说,在一定层面上携带着古代语言的文化信息。

如今,全国348个剧种大多数都先后列入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名录。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(2026—2028年)》中也提及:重点关注濒危戏曲剧种,支持121个“天下第一团”剧种和106个无团办剧种传承发展。在此背景下,强调剧种的方言方音色彩以凸显戏曲艺术作为传统非遗的独特个性,已是大

势所趋。方言是每个人潜意识中的“母语”,这种“母语”自身携带的文化基因关系到戏曲的整体创作,从而影响到戏曲剧种的整体生态。小剧种需要保持纯正和地道,不丢本、不跟风、不盲目“整容”,就要把握地域性。

曾经,诸多小剧种和稀有剧种在传承发展中声腔京剧化、念白普通话化的趋势屡见不鲜。当然,戏曲艺术丰富多样,每个剧种产生的时间不一、环境各异,这就决定了剧种的角色行当、唱念做打等舞台程式结构有显隐、强弱之分。程式结构稳定而明显的,剧种变化就会相对缓慢,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历史悠久、文化积淀深厚的大剧种中,如京剧和梆子等;程式结构相对松散的,剧种中容易出现更明显的灵活性和时代适应性。所以,从这个角度看,小剧种“大剧种化”的倾向固然不值得鼓励,但其内在逻辑——小剧种多来源于民间说唱或二小戏、三小戏,唱腔曲调不丰富,在它们成长为成熟的戏曲剧种时,势必要在音乐声腔和念白处理上向大剧种学习。

创作谈

给孩子们创作从来不是小事

创作歌曲《玉盘》《吉量》的思考

谭洪尹

歌曲《玉盘》和《吉量》能够被大家接受并产生共鸣,这是几年前的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。《玉盘》是纯童声演唱,在歌手周深领衔演唱的《吉量》里,童声依然承担着重要的任务——营造一种新生、天真、不加修饰的力量感。

以往的童声作品,题材更多聚焦在成人想象中的“孩子的世界”,风格往往是成人习惯的“儿歌的样子”。而现在的孩子,尤其是学龄到青春期的孩子,对音乐有了更多样的风格与题材需求,他们也更渴望参与到真实的世界中来。作为音乐创作者,如何让孩子也成为新时代的表述者、美好精神的传递者,是我一直在探索的。

创作本身,就是在做“表达”和“传递”。当我们试图表达一些动人的东西,这些东西就会因为我们的表达而传递下去。从表达到传递,还有一个关键环节:听众要相信创作者所写的东西——作品里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,作品里的情感是听众可以触达的。

在《玉盘》里,月亮承载了各种意象和情感。从《天问》中“日月安属?列星安陈?”的追问,到《古朗月行》里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的童真遐想,再到五星红旗飘扬在太空——千百年来,我们对月亮、对宇宙的向往,始终藏在民族的血脉里。而孩子对人事、对天外事懵懂的好奇心,正是这种民族求索最本真的体现。孩童的视角在词曲创作时给了我重要参考,孩子真诚直接的演唱方式也让作品内涵得到了完整诠释。歌曲里化用的古诗词、民族乐器的运用都是人们熟悉的表达;那些关于世事的喟叹,都来源于人们真实的经历;孩子传唱的神话,也因当今中国的航天成就而变得触手可及。听众立刻就能接收到歌曲中复杂的情感——一脉相承的求索精神被唤醒,共同的来时路让我们百感交集,“直驾九天上”的现实壮举让我们热血沸腾。

《吉量》则是和孩子们一起脚踏实地,感受民族的实干底色。创作《吉量》时,我选取了《山海经》中“犇身朱鬣,目若黄金”的神马形象,并给了它一段成长的旅程,试图完成从“仰望”到“丈量”的叙事延伸。神马变成陪伴孩子成长的精神伙伴,吉量的旅程变成每个人的旅程,每个听众都能与这个古籍里的形象产生共鸣。吉量其实就是一座桥梁:让我们去到曾经遥不可及的地方,完成曾经遥不可及的事情。在总台春晚舞台上,当56个民族的孩子蹦蹦跳跳地依次出现,当共有的情感在彼此间流动,这座桥梁的意义得到了更深的印证。

近些年大家常常谈到“美育”,“美育”是什么呢?是培养识别美、感受美、表达美的能力。要做到这一点,首先需要我们给孩子们提供更多“美”的选择,而不仅是大人按以往经验和悬浮想象做出来的歌曲——这既无视当代审美的变化,也忽略了孩子们其实有非常强的接受能力。他们可以想象李白抬头看月亮时眼睛里的光,也可以传达少年奔赴远方时心中的赤诚。

为了创作出理想的童声音乐,我创立了葫芦童声这个原创音乐厂牌。就像冥冥之中的指引,葫芦童声的第一首歌就得到了袁隆平院士的支持,我们有了他唯一一首词的原声歌曲《我有一个梦》,后更名为《种子》。这也成为接下来的10年里,让我们坚守创作之路的梦想种子,这颗种子又陆续生长出了包括《玉盘》《吉量》在内的很多歌曲。

借《玉盘》问,借《吉量》问,借孩子的歌声传递民族之音。给孩子们创作从来不是小事,而是一场关于“表达”和“传递”的接力。

(作者为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)



▲歌曲《吉量》演出剧照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

跨界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

——从歌曲《主角》谈起

孙锐

最近,茅盾文学奖作品《主角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,由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引发关注。歌曲的制作融合了传统秦腔与流行音乐,邀请交响乐团演奏伴奏,专业秦腔花脸演员念白。王菲用陕西方言并尝试穿插带有戏腔的发声,对歌曲进行演绎,让人耳目一新。有听众听了非常感动,认为“从歌曲中感受到了主人公在时代中浮浮沉沉,坚守本心,最终历练成角儿的人生历程”,也有听众表示“不适应王菲唱西北民歌”。

事实上,一些听众的“不适应”,来自对一位歌手演唱风格的欣赏惯性。拓宽视野看,好的文艺作品正是在包容与吸收、“适应”与“不适应”的徘徊中摸索出新的表达空间。这些年,传统戏剧戏曲的变化最有代表性。它们不再一味固守老式唱腔,不拘泥陈规叙事和刻板舞台,而尝试采用更贴合时代的叙事方式和技术手段,去追求更新颖的表达和更广泛的认同。比如,《白蛇传·情》结合数字水墨动画,以电影为载体,把粤剧《白蛇传》搬上了荧幕。水墨与戏曲,存在着审美的高度一致性。

从这点来看,艺术的跨界融合,要想实现“1+1>2”的效果,就必须真正做到“气质”的内在贯通。不同的艺术形式、表演风格、技术手段,只有融汇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精神内核上,融汇在一个绝对鲜明的主题表达上,才能避免“拉扯”,同向发

力,真正实现有生命力的融合。这种融合,是立足本体、重塑升级的蝶变。

跨界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,贵在借助各自的优势与特点,彼此碰撞,给人带来全新的艺术感受。《主角》这首电视剧主题曲,没有拘泥秦腔的传统戏曲程式,也没有让流行音乐元素贯穿始终,而是让两者有机结合。演唱者王菲并没有过分强调个人标志性的空灵音色,而是大胆融入剧中角色,用歌声演绎角色一步步成长的坚韧,层层递进,展现出崭新的艺术形象,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听感。作为主题曲,能够让听众联想到剧中的人物角色,让人感知到故事的主旨,那就是打动人心的成功尝试。

面对跨界融合的艺术作品,观众不妨多一份看待“新鲜事物”的开放心态。在融合中发展,是当代文艺存续、生长、出圈的最佳选择。它渗透在音乐、影视、文学、舞台艺术等各类文艺作品之中,构成了新时代文艺鲜明的底色。正如《主角》那句歌词,“如露如电如月在江/照见我/是我的模样”,真正具备价值与长久生命力的艺术跨界融合,必然以独有的艺术语言为根基,吸纳各类优质元素为我所用,最终的呈现浑然天成。它是“我”,又不“似我”,它格外百变,却又如此和谐。



“父亲的草原,哎嗨喂,母亲的河……”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内,灯光渐柔,喧嚣渐息,A-minor人声乐团的6名成员静静伫立,以无伴奏的纯粹人声,铺展一场阿卡贝拉的听觉盛宴,缓缓揭开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的深情序章。低声部沉稳如草原回响,中声部婉转似河水潺潺,高声部清亮如长调悠悠,不经意间融入人声的低吟浅唱,人声层次交织呼应,将歌曲里的辽阔与温柔,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

架起民族音乐与世界沟通的桥梁

张彬

A-minor人声乐团诞生于2016年春,是内蒙古首支阿卡贝拉演唱组合,成员皆为蒙古族歌手。“组合的名字源自意大利音乐术语,A是国际标准音,是我们追寻的艺术标杆;minor意为小调,恰如蒙古族民歌中流淌的婉转小调,二者相融,便是我们的追求——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。”组合队长兼作曲和编曲,同时也是男高声部演唱者朝鲁门解释道,“不同于传统无伴奏合唱团需数十上百人,以古典美声为主、固定四声部的模式,现代阿卡贝拉组合仅需数人,多以流行化唱法演绎,每个成员都要灵活切换声部,考验的不仅是唱功,更是彼此的默契。”

这份与阿卡贝拉的缘分,始于2015年。彼时,身为内蒙古艺术剧院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团员的朝鲁门赴澳门演出时,偶然听到国外阿卡贝拉团队的演唱。“当时满心好奇,几个人的声音,何以能撑起如此饱满的旋律?便在合唱团中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,一同摸索学习,最终下定决心,组建属于内蒙古的阿卡贝拉组合。”当时,国内阿卡贝拉相关乐谱寥寥无几,朝鲁门便与成员们钻研国外乐谱,逐段打磨;团队中无人精通人声打击,男中声部的巴图便从零开始,反复练习;阿卡贝拉对和声的默契度与节奏感要求极高,他们在反复打磨中解锁新可能。

2018年,在俄罗斯举办的一场国际流行乐、爵士乐声乐比赛上,A-minor人声乐团的原创歌曲《欢歌牧场》惊艳全场。“我听过许多阿卡贝拉演出,但你们用蒙

古族音乐元素演绎,还融入了呼麦,是极具创意的尝试,太奇妙了!”评委的赞誉,是对他们极大的肯定。最终,他们斩获大赛一等奖,这份荣誉,为每个人的艺术之路注入了强劲动力。

他们将《乌云山丹》《赞歌》《四岁的海骊马》等经典蒙古族民歌,以现代编曲手法重新雕琢,融入呼麦、长调等民族元素;他们也尝试将《呼伦贝尔大草原》《莫尼山》等现代草原歌曲,改编为阿卡贝拉版本,兼具民族韵味与现代气息;同时还推出《欢歌牧场》《缘分》等原创作品,让蒙古族音乐与阿卡贝拉的融合,愈发自然而深刻……他们佳绩连连:第二届“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集”“第十三届全国声乐展演”展演奖、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室内乐比赛金奖……

近年来,在各类舞台上经常可以看到6名成员的身影。去年一年,乐团专场演出30余场。今年3月至4月,乐团已辗转北京、山东、福建等地的十几座城市完成18场巡演。作为内蒙古艺术剧院的歌手,他们最常做的事情是为农牧民、边防连队送去欢乐,为基层乌兰牧骑提供指导。“我们曾前往锡林郭勒、呼伦贝尔等边境旗县区演出,农牧民们从未接触过阿卡贝拉,但当呼麦、长调响起,他们又倍感亲切,那份好奇与喜爱,是我们前行的最大动力。”朝鲁门说。

今年,是乐团成立的第十年。十年风雨兼程,坚守初心,从懵懂摸索到自成一派,从草原走向世界,他们用纯粹人声,架起了民族音乐与世界艺术沟通的桥梁。

下图为A-minor人声乐团演出剧照。受访者供图



在这个被快节奏与信息洪流冲刷的时代,我们似乎习惯了时刻准备冲刺。一只名叫薇薇的猫,慢悠悠地踱步而来……自5年前动画《薇薇猫的日记》上线播出以来,屏幕上时而出现在小朋友们的弹幕和乱码留言,那些不成句的反馈中藏着对薇薇猫稚拙的喜欢,也有很多父母和年轻人发来私信,说压力大的时候,看一集就能会心一笑。这些反馈让我们温暖,也让我们惶恐——一只被这么多人喜欢的猫,除了继续逗大家开心,还能做些什么更有意义的事?

契机来自一次去博物馆看展。遍布祖国的博物馆里藏着太多沉默的珍宝,如何让它们真正走进孩子心里?能不能让已经被熟悉和信任的薇薇猫,带着小观众一起走进瓷器的纹理中,走进古画的笔墨里。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因为看过《薇薇猫日记之博物馆篇》而愿意在博物馆里多停留1分钟,从而知道了那件沉默国宝背后的人和故事,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。

《薇薇猫日记之博物馆篇》在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播出了。3分钟左右一集,20集篇幅,用了将近3年时间制作。我们放弃了“大而全”的“博物馆导览”思路,转向“小而美”的“人物叙事”。每一集聚焦一个问题:这件文物背后,站着谁?经历了什么?遇见薇薇猫后会

滋养一颗好奇的种子

曾伟京

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?在进行文物筛选时,我们选取的原则不仅仅看文物本身的价值高低或名气大小,而是文物要能打开一个故事。选杜虎符,讲“调兵遣将”的悬念——两块虎符合在一起,千军万马就要出征。选聂耳的小提琴,是为了讲一个年轻人在民族危亡之际,用一把琴创作出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再就是文物背后站着的“历史大V”。孩子可能不认识某个青铜尊,但他们认识李白;可能没见过某幅美人图,但他们听过唐伯虎点秋香。从熟悉的名字进入陌生的文物,熟悉感和亲切感扑面而来。所以我们选了李白《上阳台帖》,选了与杨贵妃相关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,选了与白居易相关的辟雍砚——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入口。

最后,选择文物形态的多样性。我们不想让孩子形成“文物都是青铜大鼎,都是高冷器物”的刻板印象。所以20件文物里有金戈铁马的虎符,也有日常所用的香囊;有帝王将相的宝玺,也有文人雅士的诗帖;有祭祀天地的重

了一条艰难的路——去讲那些沉默的文物,去追那些遥远的故事,去用可爱的方式呈现出来,因为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好东西,藏在博物馆里,等着被看见、被听见、被理解。它们不是冰冷的器物,它们是一个民族的记忆,是先天留在时间里的“指纹”。

我们不敢说《薇薇猫日记之博物馆篇》会带来什么,但如果有一个孩子因为看了这个系列,下次走进博物馆的时候愿意在一件文物前停下来,心里冒出一个念头——“这个文物我在薇薇猫的故事里看过。”薇薇猫要是见到这位古人会说什么呢?那我们的桥,就算搭起来了。为孩子们的桥做文化传播,不需要轰轰烈烈。它像水,慢慢流,慢慢渗,总有一天会滋养一颗好奇的种子。这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幸福,也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理由。

(作者为《薇薇猫日记之博物馆篇》制片人、导演)



本版邮箱:ysbjs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赵偲汝